

石

匱

書

石渠書卷第一百八十四

明 鈞南張 岱著

葉向高列傳

葉向高，蘭之臨清人。向高生時，遭倭患，林夫人避外家，生於敗厠，遂名曰厠丘。歲方歸鄉，六歲就外傳，稱奇童。十五赴邑試，縣令許夢熊首拔之。時尚未聘，夢熊聞之，八俞氏有女，召曰：「若女擇配，無如葉秀才者。」即公堂置酒，邀向高父子飲，削牘函，帶在成禮而歸。

皆令辦不費一錢萬曆己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轉春坊陞國子監司業兩斗轉中允
歷諭德庶子 光宗以元子出閣向高常充講官以
閑語見抑隨侍經筵元子見向高多鬚飄灑告中貴
曰此飛鬚先生也丁未升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特
神宗靜攝宮中庶務華闈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閑
共忠全在崇擬崇擬不行全在疏揭今章奏留中發
崇者少崇而不當仍後留中至於疏揭十上九不報

名爲閣臣其隔絕之勢與外間不殊然外間之一政
一事所不能得者又無不責之閣臣閣臣將何以塞
責此臣之所以慙乞 皇上另補閣員容臣休致惟
皇上憐而許之辛亥九月里太子生母貴妃王氏薨
秘不外傳向高知之笑曰勿謂夷簡今日勿言也遂
共揭越四日發傳遂得成僅癸丑充考官典禮却試
向高以內閣止一人入閣乘擬不便再疏辭不允向
高入薤日即有二肘閣入監試御史詣以中使送院

門外開中門令內閣官捧入再開內庫門置本於案
中書官接入未完復開門傳送中使進御日以為常
試事竣兵部詣福王之國內傳以養贍地土不完錢
糧未到復改期明春內高封還內傳附揭云福王之
國日期欽諭今春借錢糧地上為辭改俟明歲雖
皇上慈愛難到而衆口紛呶此非所以自明也至如
田土則福王地租已滿四萬六千餘兩多潞府六千
有奇矣且河南山東搜括已盡八寸盡屬民產豈可

強增使北方授勅王亦何能安乎疏入報聞七月武
并王日乾許奏奸人孔學與貴妃宮中姜蘭莊上款
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呪咀太子又刻木為太后
皇上像毀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
語多涉鄭妃福王向高容揭云臣訪得王日乾孔學
等原係京提此事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
究治故難處分今告者與被告者見在法司一審即
明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皇一或張皇則中外

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拊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上察容積藏之事遂得寢向高復密奏連金福王之圖上納之皇貴妃遣人語向高曰先生全力為東宮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為王處皇上壽登五十不為不高趣此寵眷特改行賞賚倍厚若特移勢改常額外緣毫難得況積年口語可畏一行冰釋且得賢聲老臣為王何所不至皇貴妃聞之大恸泣於帝前帝

亦大慟乃命如期擇吉行禮卻先定儀注別皇太子
而升坐受無他語向高宗啟皇太子必須如意太子
深然之欲下座答升福王同辭乃立受答其二握手
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上與皇貴妃皆大喜甲
寅二月慈聖太后崩向高有感觸聖孝上疏乞休第
六十二疏得請還里乙卯提學事起上每嘆曰葉
閔元在必無此欲再召有尼之者遂不果光宗登
極詔起向高復入內閣天啟二年命行人徵召來京

時魏瑞用事太阿倒持向高多所匡救魏瑞忌高攀
龍劉宗周將重啟爭尤力謂二人負特望必去之請
自我始皆得止未幾章允儒帥衆有旨廷杖又苦救
得免向高嘆曰昔年事 皇祖以手代口雖甚觸忤
怒一夕即平請亦得免今日與內臣辨以口代手閤
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雅勝必不絕後難措手矣給
事中朱童蒙等希魏瑞旨力排鄒元標至比之妖寇
傳聞中欲折毀書院向高極口陳元標為先朝忠臣

長於學問宋方盛時正以漁洛關閩講明學術比及
而宋王淮韓侂冑輩始立偽學名目構陷朱熹諸賢
而朱祚遂終我二祖崇尚理學治冠千古奈何輕
信人言作此舉動為後世口實書院得不毀尋楊連
以二十四罪訴奏忠賢九卿糾道連章上或謂宋此
決勝從向高為助向高曰此事未可力爭宜留閤臣
魏廣微從中挽回遂共搢勸上聽忠賢歸私完解
其事權以保全之旨下謂已悉勞臣用心并叙忠賢

有思有功不可負累百餘言向高曰所批文理明順
內璫無此手筆此必有捉刀者憂正未艾時傳徐大
化所為察之米然工却萬燦以陵工缺費疏請內帑
廢銅處扶建時小璫復箠亂下氣奄奄出絕扶單
旬餘而死御史林汝蒼巡北城山使被責奏聞亦扶
百汝蒼遂為燦事潛遁誤傳匿向高所中使百餘人
直入向高私寓搜捕無所得輒肆嫚罵坐索向高奏
之置不問於是向高決意請歸上疏得允命行人護

送回籍後贈太師謚文忠

石匱書曰福清得君如彼其寧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雖無奇猷偉績以仰酬知遇然其羽翼太子祗席福
王委曲調護於兩宮之間終無嫌隙其功亦鉅矣士
成再相日與權璫共事補救匡扶爲力甚苦使發從
其言暫留南樂挽回其內亦或不至決裂至此惜乎
調御沈水訖無其人時事其可救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七

明 鈞而張 岱著

方從哲魏廣微顧秉謙列傳

方從哲錦衣籍德清人萬曆癸未進士。繇庶吉士歷
官吏部右侍郎萬曆癸丑副業向高典試事竣秋八
月同吳道南辦事東閣持 神宗深宮卧理諸司本
章繫置不發從哲復以循熙為容獨當 上意御史
出差五六年不交代而有徑去者去亦不問凡事廢

弛即起居注一事向有詞臣專主福清廢其官自領
然福清長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哲一槩屏棄
不錄有以日後史事為言從哲云異日纂修自擬取
各部本章閱之內府藏籍甚多自其竝遭謗後史官
避嫌不敢至內府繕閱其書為史役竊去所藏漸耗
有諷從哲稍整飭之從哲感額曰多事多事丁巳十
月、栗擬不行疏皆中閣雖意出 神宗亦從哲有以
將順之也 庚申七月、神宗賓天八月一日、光宗

踐祚十二日 上過勞煩憊從哲同內醫崔文昇下
通利之藥 上一晝夜三四十起 連支離床褥間吏
科給事中楊漣劾文昇下藥之誤并及從哲 上疾
彌留召從哲等於乾清宮文顧命 上欲封李選侍
為貴妃遂加從哲少保賜銀壹百兩坐榻一簀越三
日又召從哲等於乾清宮仍諭冊立貴妃從哲叩頭
對曰已諭禮部卜期舉行平緩吉典以慰聖懷 上
喜賜諸臣銀幣燒割從哲遂進李可灼用紅丸次日

大漸中外譁然以李可灼誤下切劓使聖駕一夕
上賓恐有陰謀請下司禮勘問而從哲議旨賞可灼
銀伍十兩御史王安舜爭之乃改采罰俸一年議者
竊起以燕廟嗣統給事中惠世揚奏恭輔臣從哲
十罪三可殺疏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害國罪一駱
塞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撻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
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滅視憲典罪五阻
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賊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

上催督新送全師罪八、徇情罔上、昌紇貽羞罪九、代
營權稅、辱國殃民罪十、有此十罪、已不容於晚齊之
世、而況其無君之罪、又有秦檜虛托所不悉為者乎
鄭貴妃封后之舉、滿朝臣子爭執、從哲而可其間、非
先帝英斷明示、概止階之、為禍何可悉言、是從哲徇
平日之交連而忘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李
選付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以因緣近幸之故、欲
抗先聖母為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未及

受到進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貴妃又
欲佔住乾清宮是倪登極為兒戲從哲何心減絕人
臣禮至此是無君當誅者二崔文罪輕用剝伐之藥
傷損先帝科臣臺臣論之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
脫李可灼進抄藥連亡從哲又何心而擬旨賞賚律
之趙盾不討賊又何辭於弑君之罪乎是無君當誅
者三從哲逆上疏乞休三疏乞放歸里壬戌尚書孫
慎行卻无標進論李可灼事請正方從哲弑逆之罪

從哲連疏中辨、自請褫奪、有旨慰之。乙丑、魏瑞用事、
命瑞與朝雲、與文江九一案、諸請誅從哲者、一特褫
斥殆盡。

魏廣徵、南樂人、萬曆甲辰進士、天啟二年十二月同
顧秉謙為大學士、入閣辦事。廣徵素同結魏忠賢、附
為同姓、阿諛取容。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奏忠賢
二十四大罪、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
為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容氏又從中委曲、

調獲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以漣疏中有門生宰相
語深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嚴魏疏先下備極溫
諭次日乃下漣疏切責不少貸忠賢愈益恣肆任情
及望廣微乃以已意用筆墨縹緲一冊分差等目
為邪人其人則葉向高歸燠何如寵賤譴益成基命
繆昌期姚希孟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六
七十八人密達於忠賢以漸擴斥後手書所欲起用之
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

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點用葉向高不安其位去
顧東謙居首揆吏部尚書謝陛起用至京見時政日
非勉終一選歸且以書規廣微中旨大拂廣微之意
史記事黃汝亨冬有書以大義告廣微咸拒不納冬
十月朔頒曆兼有事太廟上冕而升百執事咸集
大學士魏廣微不至迨飲福文昨禮且告畢踉蹌入
班拜跪史料給事中魏大中劾之曰聖上升殿頒來
歲之曆四方萬國誰不頒首奉行其禱命推行獨奢

安二寇耳廣微執政重臣何以驚焉不耕正朔也

皇上於一日間行二大禮頌朔不至享廟則後至共
無禮於皇上亦已甚矣廣微上疏自理且乞骸溫
旨留之廣微恨大中甚御史李應昇上言閣臣魏廣
微疏辨曰謂罪止失儀夫行禮悞踏始謂失儀謹按
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奠失悞者杖一百廣
微尚可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
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書闕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

父兄貞常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
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
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為謀、方今聖天子在上、
賢公卿在、亦**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每見指
摘、輒自悚息、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微**常退讀
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可見
乃父於地下、上切責之、**魏**大中李應昇俱以次降
誦、系下填撫司、酷刑慘死、七年**魏**瑞敗、編修倪元珪

追論大學士魏廣微顧秉謙媚瑞奪恩廢廣微等削
籍上曰故輔魏廣微恃國柄授逆瑞毒遍海內寔
為禍首其以先朝其芳例除名為民以為人臣附奸
不忠之戒崇禎二年欽定逆案結交內侍次等大學
士魏廣微爰書曰大儀忿劾因合內謀小栗潛通中
旨矯借言正因而禍國委柄至於不收厥罪戊

顧秉謙崑山人萬曆乙未進士天啟二年以大學士
入閣辦事葉向高去國秉謙后首揆朝事皆取決忠

賢悉心阿附忠賢敗 思宗欽定逆案結交內侍木
等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人厥罪城旦爰書曰顧
秉謙自天啟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秉中間上
達內監微有規陳乃刑賞備濫一無匡正褒貶輕重
阿逆何辭 聖明有頑此依附有負 先帝付託之
旨先是定評秉謙歸里家居諸生歸奉世為首刻秉
謙惡跡六十餘款徧貼市衢糾集被害百姓數百餘
人奉世授刺并謁秉謙秉謙出見奉世以惡款出眎

東謙對東謙朗誦一款即喚被害人質對東謙不肯
竟讀奉世挽其手將諸款朗誦畢被害數百人既進
廳事而傍觀者至數千餘人奉世大聲曰此閹門義
子逆黨渠魁真所謂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者也
今日先火其廬為被害諸人稍吐其氣衆百姓一齊
舉火數百人持求易將前廳後堂重接複閣一特
烟燭燭天東謙家口百餘婦女臧獲搬運輜重者諸
人要奪投入火中頃刻灰燼東謙狼狽而走僅以身

免奉世自出鳴官就獄認罪有司以仇民激變事出
非常罪未加哀盡赦既而特賜都有新安賈者初為
金陵大會適邀金陵之貴客文人妖姬韻士一特集
集其供唱者為有名曲部一回華林一曰興化東西
二臺共演鳴鳳扮嚴分豆者華林則李伶興化則馬
伶止旦外丑諸脚色俱不相上下至講河套則人皆
走者李伶人：擊節讚歎不已而竟無一人顧盼馬
伶者馬伶大耻不能終劇易衣遁去：三年而返乃

徧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譙招前日
賓客顧興華林更演鳴鳳奉一日欲新安賈復演劇
如故及講河套馬伶之舉止動盪聲音笑貌遠出李
伶之上李伶乃下非稱絕問馬伶何所師而技遂至
此馬伶曰師吾儕烏能及汝吾聞近日之崑山顧閣
老即昔日之分宜嚴閣老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
三年日侍顧閣老於朝房習其聲音倣其笑貌乃得
之此則吾之師也堂：宰相彼一伶人觀破至今白

下傳為笑談有文人侯方域者為之作傳

石匱書曰方從哲為相當神宗靜攝之時乃徧點

委蛇逢迎上意十餘年內養成一訖蹶不振之世

界此時有宰相與無宰相等笑然其阿諛逢君猶為

神宗起見也即其曲庇寵人左袒鄭氏亦尚為神

宗起見也乃若魏廣微顧秉謙之委身歸寺人事魏

瑞、奸膝奴顏授以國柄則公為魏忠賢起見較之從

哲則又愈趨愈下矣吾故合為作傳以見萬曆以來

數十年候席衣珠掃地若此柔順取容皆繇德清作
而從哲之罪可勝珠玑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三

明 鈞而張 岱著

韓爌劉一燾林鉉列傳

韓爌山西蒲州人萬曆壬辰進士庚申八月泰昌登
極枚卜多人獨簡何宗彦劉一燾及韓爌三人爌清
忠有執不喜躁進釋褐之後淹滯閑曹恬退自守大
拜不數日遂與方從哲等同受 光宗顧命輔佐太
子天啟辛酉七月以點檢傳思具疏辭不允復上言

有曰苗功叙賚歲月分明益革興之始未經小艸之
出山監凱奏之特簡為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后之
其何以為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伏望 聖
上俯垂鑒矜崇逾寵私天其怡滄之節大槩若此熊
廷弼獄具送閣下衆擬曠以封疆失事廷弼化貞情
罪則一何得以局而起見獨釋化貞狀：不平閣筆
而出遂遭衆譁後紅丸獄起孫慎行訐奏李可灼因
及故相方從哲朝議開然而曠獨條揭明其不然獄

得以平造魏常用事逆熾大張以中救群賢抵觸當
事岸然投劾決意歸休陛辭三疏字：秋霜一特以
爲剛介嫉惡不媿古名臣馬崇禎元平召熿復相於
十二月入朝三年正月尚寶司卿原抱奇劾熿致寇
熿致仕歸而正揆帝厥施未究世共惜之

劉一燦江西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庚申
歷官禮部右侍郎是年冬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入閣辦事一燦清忠公亮後示人以和天下想望

其丰采天啟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尋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進中樞殿學士戊戌以魏瑞用事官
中才爪日露遂乞身歸加少師准馳傳官護回籍未
幾卒

林野蒲田人萬曆丙辰進士以廷試第三人授編修
正學彊骨不事嬖阿取重儕類天啟丁卯陞北京國
子監祭酒時魏瑞竊柄勢熾滿天尸祝生祠駭動天
下有監生陸萬齡者以忠賢功德上擬孔子請建忠

賢祠於國學之傍血食萬世與天地同休奉旨於國
學射圃卜地建祠林鉉力不能諫憤懣難容於是夜
挂冠於國學櫺星門不辭竟去忠賢偵知政擬逮繫
八月二十三日 熈廟賓天遂得寢崇禎九年起鉉
於里井東閤大學士鉉勁節清操不能阿世受制首
揜致政而去天下惜之尋卒贈禮部尚書贈謚文穆
石匾書曰鳳凰麒麟不見者也其即以不見稱亦孔
子老聃不用者也其即以不用立教蒲州南昌蒲田

三君子出與世左不究其用而孰知其高風勁節措
模後世又自其阨窮夷狄中而又增其重也南樂涿
州煙灼一時用則用矣嗟我三賢其肯以此易彼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四

明劔南張岱著

三案諸臣總論

帝王之勢位與人殊、其情性則一也。帝王之品地與人殊、其戚屬則一也。故凡處帝王之家事者、即以處庶人之家事揆之、其情理則未有不合。我明之有三案、其盈廷之聚訟也久矣、不得一近情之言、則其紛不鮮。余嘗問客曰、凡庶人之家、平白無事、有一棍徒

持白挺闖入括其應門之人而直入中堂被打之家
有不驚惶攔阻執之到官而問其來歷究其主使者
乎客曰無之人問曰人家父母有病被庸醫誤下其
藥甫入口而親即旋殞為其子孫者有不詬詈醫
人碎其藥籠告之當道以治其庸醫殺人之罪乎客
曰無之人問曰人家小兒生母蚤死寄育於諸母諸
母不加恩養待以非禮其子號泣躲避走匿他所扯
人之衣拉人之裾決不肯入其諸母之懷為其戚屬

者見之有不恨其凶暴、思為小兒易置其處乎、客曰
無之、然則可以定三案之說矣、論挺擊者、論其不應
持挺打入人家之說也、論紅丸者、論其誤用劫藥、究
其庸醫殺人之說也、論移宮者、論其諸母凌虐小兒、
為之易置其處之說也、對衆昌言、明正其罪、在諸臣
之持議、未嘗不確、乃為之解釋者、不過曰風癲、風癲
則可不風癲、則不可也、不過曰誤、則可故則不可
也、不過曰治命、治命則可、亂命則不可也、曰事關宮

關不曰事關國本乎曰醫人有割股之心不曰光
廟有鼎湖之痛乎曰先帝之寵人當念不曰先
帝之副君當慎乎曰深別隱忍傷國體在諸臣固不
當居以為功防微杜漸遏絕異謀在諸臣尤不當坐
以為罪今之罪之者謂其借端生事投影捕風未免
過於吹索譬之家有火盜諸奴畏避噤不敢出一言
而一奴拯救焦頭爛額故為恐惶以自大其功故為
恐惶以自大其功謂之非純臣則可乃故為恐惶以

自大其功而遂謂之奸邪則不可也

梃擊

王之采列傳

王之采陝西朝邑人萬曆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束木梃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為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巡視皇城御史劉

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
形似風狂臣再三拷訊本犯呌稱喫齋討封等語
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
點猜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鞠重擬者刑部司官胡士
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日強李萬舍燒差禁草
氣極於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認識門
往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給曰爾無憑據如何進入
爾拏預予一條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差日夜氣忿

夫志癲狂遂於五月四日手擎束木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本月十一日提牢主事王之采散飯獄中未至新犯張差見平力壯強非風癲人初招告狀着死撞進復招打死罷臣問定招與飲不招當餓死即置飯差前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麾吏書令去止留二役扶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

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
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勻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
初三歇燕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云到不知街
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
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束木棍領
我繇孖戟門進到宮門上守門阻我：擊之墮地已
而老公多遂被縛梃之小爺福大又招還有栢木棍
琉璃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姓名抵死不招臣省

此犯不顯不狂有心有胆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
神明不招啖之以飲食始半吞半吐中多疑似願

皇上縛亮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
司會問則其情形可立見矣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
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儲蹕此乾坤何
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為人
死至大奸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者姑試
之於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駭桀用其死力於

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
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
三太互為表裡而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匿於何
所變豈無因警亦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
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凶人於市朝以謝天下庶可警
後疏中有姦威二字上惡之與之宋疏俱不報初獻
胡士相諸臣嫉王陸如仇御史過庭訓為移文薊州
踪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諸臣據為口

寔以風顛二字定為鐵案矣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
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楨勞永嘉王之家吳養
源曾之可柯大羅光岳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
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
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人有姐夫
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
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
父常往龐保處送炭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

外父逼着我來說打進宮中撞一個打一個打着小爺喫也有穿也有劉成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為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言頃者張差持梃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查勘乃自日以來似猶泄：豈刑部主事王之來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宮闈百宜慎重

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
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
此事寧無結局而今方待勘未卜的耗何如臣固不
敢預擬也疏留中閣臣疏催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
奉襄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靜攝中突
有風顛奸徒張差持梃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
驚思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已傳
本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護衛連日覽卿等所奏姦

亢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
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臧知州回文以上上再諭
法司嚴刑鞠審連正典刑時語多涉臧晬鄭國泰國
泰出揭自明給事中何士晉復奏陸大受疏內雖有
身犯姦晬克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
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
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
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

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力求皇上速將
張差所供麗保劉成立送法司拷訊如供有國泰主
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
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
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
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疎虞便即定罪則人
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攀一惟焚惑聖
聽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逃或陰斃張差使威

口則疑復生疑將成寔事惟自審處以消後禍不報
二十八日癸酉上詣慈寧宮召見百官方從哲吳道
南先至次武各官陸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稽首
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俯石欄百官復至御前稽
首上連呼口前諸臣稍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
上練冠素袍皇太子冠翼善玄冠青袍侍御座右三
皇孫雁行立左階下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
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

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癩張
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廷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
乃輒來離間我耶遠見刑部郎中趙會禎所問招情
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
餘人不許波及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東宮
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御史劉光復跪
於班後高聲大言曰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仁孝語
未竟上不甚悉問為誰中使以御火劉光復對光復

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復中前說詞氣益

峻上色頓改連呼錦衣官何在者三無應者連令中

涓縛之梃杖交下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候旨從

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解乃以

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

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已

至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

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

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汝有何說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深為可恨。上謂各官曰：爾等聞皇太子語，吾人述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跪聽未起。上屢顧閣者，令續到，官皆放進，不許攔阻。以故後來者拜跪錯亂，班行稍右。與帝座遠。上又持太子面，向左右問曰：爾等都見否？眾俯伏謝乃

命諸臣同出次日決張差於市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大華殿門前鞠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情俱轉展不招方審問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並無別物其情寔係風癲誤入宮闈打倒門官罪所不赦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叅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於保成何益料保成必素凌虐於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

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
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攀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
傷天和况姓名不同當以讐誣干連從輕擬罪奉請
定奪則刑獄平於本宮陰陽亦全矣六月戊子刑部
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為從律論應流李自
強李萬倉應苦從之王之宋為科臣徐紹吉監臣韓
浚所糾部處閑住中旨特點為民熹宗元年御史
魏光緒上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

二 先皇帝以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
孫爪抱空曼奸人構煽每思為所欲為海內正人君
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為阱驅除既盡釀禍遂
烈並封妖書之事張差梃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即撲
滅而招據黃花山團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内外多
人之布列東木栢木棍之凶器打死小爺之逆詞洞
心賊目此時稍有人心謂宜請劍殺賊乃諸臣精神
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

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捏風癩以為張本司官
承望風旨曲意偏護改黨內為教內都頭為香頭許
地三十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頭搶地謂
同謀做事：敗獨死竟付之不問也主事王之宋懼
為赤族之誅明言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已巧借察典
追奪誥命主事李俸聲言處分勒令致仕即中陸大
受張廷上疏告變張廷卒以憂死而大受又以火計
黜去嗟：逆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借風癩漏獄詞

者有罪抒公憤捐身命者何罪是非不兩立之案非
則張差足矣之案當罪則張差當實矣況此一事也
拿賊奏聞者先帝請下法司者先帝皇祖曾不
以先帝之請為非而為之決張差殲奸監幾十年
不御之朝堂一旦召見群臣面行撫慰然則皇祖
之於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風癩二字無所歸
着故寧寬賊徒而罪之案耳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建
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踪不蒙昭雪

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皇上立賜
擢用以為忠身殉國之勸若倖撓有人終從禁錮亦
須明白此案於天地間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
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巖穴無恨若區區一官三臣自
誓之日業已棄抑而今日乃欲以腐鼠嚇之乎嗟
之宋本無罪而諸臣強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
臣強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去則為今之臣
必當何如而後可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質之上

可其奏遂起王之來為刑部主事何士晉為西廣巡撫都御史之來在京上言乙卯之變先帝安危在於呼吸邇聞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忌憚遂欲睥睨神器化家為國泰雖死法應開棺戮屍赤其族豬其宮以為人臣大逆不道之戒總之用藥之方即通間之術通間之術即槌擊之謀向使張差事發窮究根株今日之盧受崔文昇敢復爾哉長安公論有曰風癩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

評迂元也奇貨元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
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謀：勢緩而促之藥是昇
之藥慘於差之棍是愛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
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亂賊接踵而皇
上孤立於朝矣又言即中胡士相等主風癩者也堂
官張問達調停風癩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
評無隻字頗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
風癩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

有三十六個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
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
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
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封
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
亦有人心者以堂官對衆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
審公單而增減之人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疏入

上曰奏內事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未幾陞尚寶

司少卿明年陞太僕寺卿又明年陞刑部右侍郎魏
璫川事翻駁三案緝為三朝要典御史楊維垣劾張
差一案王之寀倖功躡躋誣皇祖於不慈陷先
帝於不孝其罪寔大焉得言功又曰從來君臣父子
之間聞以理喻未聞以勢激也投鼠者既不忘器則
情寔者豈復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是先帝
之危不危於張差之一挺而危於之寀之一激也即
碎之寀之首豈足贖哉疏入削之寀藉後順天府丞

劉志選又叅之宋先年嚇詐鄭國泰銀三萬兩令撫
按追贓擬戍志選復言戍遣未盡厥罪遂逮繫詔獄
嚴刑追比竟斃獄中崇禎元年得復官卹贈

石匱書曰春秋之義謂人臣無將；則必誅所謂將
者謂無其形跡而有其心也張差持梃入宮但可謂
神宗與貴妃未必有是心然不可謂之竟無其形跡
也乃神宗欲併其形跡而化之故以風癲二字恃
為鐵案而龐劉二豎決不付法司每當廷鞫則以東

宮令旨盡行塗抹所以不能不動天下之疑也自王
之來之疏一出知形跡難掩而神宗方以如意慈
于相託乃召太子令貴妃稽首謝曰九事伏小爺顧
看太子亦稽首曰還伏娘顧者且拜且泣止此
掩泣為斃二關以解從此鄭氏亦稍知斂葦而太子
獲以少安使如初讞仍留二關於宮中則胆麓手滑
禍且不測故之宋之人品不可知其護衛太子之功
則亦詎可盡泯也哉

紅丸

孫慎行列傳

孫慎行直隸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廷試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妖書事起時宰有所逞憾欲窮其獄慎行抗言宜存國體時論譴之前後以艱歸冊封歸請告歸輒據戶著書聲影俱寂累遷禮部侍郎視篆有福王之國事先是福王以母愛有寵於上儲位久未定廷臣爭冊立並封多被譴後光廟既正位東

宮猶未出閣、福王雖封之國、未有期也、廷臣屢以為
請、至癸丑、始奉旨卜吉、明春、願猶以庄田四萬、未得
為辭、慎行奮然曰、此禮官責也、時 神廟靜攝久、典
禮廢弛、慎行首疏、關治亂者數事、遂及之、國期、率十
日一請、而堅持庄田如潞府例、奉旨切責、不顧、又連
請、東宮出閣、已而上命所司擇吉、忽內降更期、後平
時福清當國、皇恐持未下、慎行擬伏闕爭、而亟以九
卿公疏、候命闕下者二旬、每與諸大臣旅會、詞氣慷慨

慨輒曰今日是某死所向福清曰今日是相公死所
九卿相顧感激爭出危言佐之聲朗徹大內於是
福王自請減庄田以行而大典告成其他若慈聖太
后廟號王貴妃藏主諸王選婚皆關聖孝聖慈至大
者慎行動引典禮爭楚獄久寬慎行平反釋其幽滯
者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慎行念其事正與東朝類
亟正之杜小人窺伺者而庚戌科場之弊卒按法持
之群小滋不悅又以其暇從羅豫章李延平在部踰

年請告去而忌者竟以京察中之得旨炤舊調理至
庚申七月神宗大漸光宗於八月朔踐祚踰十
日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診視十二日為御門視事之
初力疾強出聖容頓減時鄭貴妃尚在乾清宮進美
女八人上體益憊內侍崔文昇用下利之藥上
晝夜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十七日召輔臣方從
哲等入視疾上困頓殊甚二十日楊漣奏皇上
續承大統哀思勞瘁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痾宿

積之病也。鄒內官傳出全是用藥差誤，以致困頓。如此則內官崔文昇之為也。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皇上日，萬幾繁，哀痛精神不無煩費於法，正宜清補。文昇何反相伐之劑，必有心之悞乎？無心之悞乎？有心則麝粉不足贖無心一誤，豈可再誤？皇上奈何尚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皇上晝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寢之時。閣部大臣空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至宮門前。

肅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
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懇發司禮
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非興居無節、
侍御蠱惑、以解道路紛爭之口、後服藥可灼紅丸、

上疾大漸、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
舜首爭之、疏曰、腎不三試、不服其藥、先帝之脉、雄
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躁、
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

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症幾何不速之逝乎然醫術不精猶可藉口臣獨恨其胆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存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美而薦之不可言也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遂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往歲張差

之變操推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祇以皇祖優容未
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守新文昇以謝天下
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
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復置不問、奸人得志、何所
憚而不為也、熹宗二年四月、光祿寺少卿高攀龍
上言、崔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試
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死、况至尊乎、陛下不
即誅戮、僅止斥逐、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為、往

者張差謀逆寔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寔係盧受
主謀受鄭氏私人不可掩也夫并素為鄭氏腹心特
當時失刑不及拷訊其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不聽
天啓二年四月再召孫慎行為禮部尚書入朝即上
言綱常大分至明弒逆顯形難掩皇考賓天雖因
風疾寔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跡可駭可疑親邸
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藥兩丸乃原任大學
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藥咀飲

片、須一、檢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醫官也、紅
丸、不知何藥物、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
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卒、世子自
傷、典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弑君、
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速劄自裁、以謝 皇考、義之
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傲然、含糊
支辯、至滿朝攻可灼、僅粟回藉調理、豈以已寔薦灼、
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 皇考反可忍乎、臣

謂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其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進紅丸二服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於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為后者亦未有帝崩而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祖英明絕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歎歎之態即彌留之際尚不能黃綠微律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

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思、若非禮部執事、諸
科道力責、咸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宗社、
以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漫無主持、一任其行止、
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為、不成、亦已任其思、無所
復忌、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一也、又有議上
尊號、稱恭皇帝事、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之主、晉主
降宋、隋主降唐、周主降宋、俱為恭帝、皇祖四十八
年、昇平天下、平倭、平播、平寧夏、功業無前、豈無他美、

懿可稱、而比降王適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
上、天下何忍傳稱、皇上覽前史、何忍為念、豈真不
學無術至此、謬整寔乃呪咀君國、等於弁髦、必從哲
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二也、又有選侍重簾聽政事、
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重簾事、即劉遴李進忠么
魔小豎、何遂大胆揚言、者以為避忠、隔晚業偷珠
寶藏之、從哲必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顧命
大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倡言、急請移宮、選

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之所、恐皇考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攔之、以往、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吃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時佐其焰、忍冲主之詭軌、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相臣所宜

極慎重之事、反覺勇猛直前、夫進藥猶可為忠愛、而
三事尚可為忠愛乎、此又職於從哲、終始反覆、深惟
不能為解、今諒陰將終、大禮畢就、皇上亟急討國
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
正決疽去蠹時矣、若從哲之弑逆、一日不討、則朝廷
之紀綱一日不明、何以雪不共之讎、慰皇祖皇考
於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罰、銷姦臣逆賊於異日、伏乞
皇上下大奮乾綱、赫然震怒、毋訪近習、墮其攀援、無拘

忌諱入其布置、立下臣章、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
將從哲大罪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事可劾
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即以重典治臣、亦
所甘愛矣、奉旨會議具奏、左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
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
恃此信史、憶過南中、諸士紳爭言、先帝卒然而崩、
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无妄之藥、跡或有
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聞先

帝一月仁政、婉美堯舜、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先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士辰以後、諸相臣事、令人

閣筆、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

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

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倒行逆施、無以解人之惑、且

從哲秉政七年、未聞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

催戰、斷送百萬生靈、將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方

地土、盡致淪沒、試問誰東國成、而使先帝震驚、使

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
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群陰密布、臣授林一世、不
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風憲之官、名在
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
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

陛下隆禮舊輔、未必能毅然立斷、諸相同籍同官、未
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政所以益之
也、臣讀學士公弼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為

小人不言東宮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
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寔錄真
信史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失今
不成悠悠歲月尺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
不知忌諱對衆昌言蓋為先帝計即為陛下萬
壽無疆計為天下萬世君臣計為寒將來奸臣賊子
之胆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陛下熟思前
年之光景勿忘當日之艱危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從哲出疏辭之自請削奪、扶諸四夷、以禦魑魅、時九卿科道會議久延、給事中魏大中速之曰、禮臣孫慎行痛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皇上命諸臣據寔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先帝之棄群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心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挺不中、而圖所以中者百端、至歲醎毒於女謁、俟元精耗損、憊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燂以純火之鉛、先帝之所以困

頃而不可起者其跡甚著何以迄今未奏也然則張
差崔文昇諸人所謂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
春秋定首罪必罪在不討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
為弑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名為弑以盾
為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己邠以迄庚
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晰也何以迄今未奏
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獎可灼以忠愛寬
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為委之

於先帝之風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胆。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謳歌之堯舜。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闡入慈慶。非張差之意。固鄭國秦之意也。投劑益疾。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者。何以不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所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意。

而從哲已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脛崔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叅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之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曰竊惟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

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
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鄧元標繼以疏
論從哲從哲又有辨疏此事於國家重有關係且仰
奉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臣等會各衙門各出議單
以彰公論臣等勘得當日輔臣與諸臣同視皇考
之疾急迫倉皇悉心拯救弒逆二字何忍輕言但以
我皇考慎重之疾事可灼輕進嘗試之藥輔臣未
能力止九卿科道諸臣并候於宮門內亦未能力止

輔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於可灼之處。分皇考鼎
湖之泣。中外之痛恨。可灼政欲食肉處皮。而王安舜
等疏奏。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
失之太輕。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
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
於辭疏後。自請削奪。以釋中外之疑。臣等謂應如輔
臣之請。為法仕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也。夫
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脉知醫者也。一旦以紅丸進。

希圖非望大福而龍馭上昇、攀援無及、可灼罪勝誅
乎、應即勅銜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當 辜考
哀感傷寒之時、進大黃涼藥、可灼輕進紅丸、不加詳
察、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逮文昇於法司、從重究擬、
以三尺除二惡、肅綱紀而洩公憤、庶中外之心可以
釋、輔臣之心可以明矣、議上、李可灼法司究問、崔文
昇仍發遣南京、是時左袒從哲者、刑部尚書黃克績、
詹事公昂、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十月

李可灼謫戍孫慎行棄官歸天啓五年四月赦免可
灼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倡
不賞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
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遂削職追貶遣戍邊
鄙未經發遣丁卯秋思宗登極赦詔至竟得免崇
禎元年起禮部尚書高卧不起後八年有旨擇在籍
堪任閭閻者廷推及慎行乃以原官膺特召疏辭不
允扶病就道甫至都而卒年七十一謚文介

石匱書曰文公山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萬無不下藥之理故諸君子之歸咎紅丸其說猶未盡也我光宗皇帝以積弱之軀一死於女謁之盛再死於下藥之暴至紅丸其三死矣乃諸君子不歸咎崔文昇而獨切責李可灼此方從哲之所以有遁詞也光廟至乾清三召已自知決無生理服紅丸死不服紅丸亦死諸葛武侯之料蜀所謂伐魏亦亡不伐魏亦亡也方從哲不深究崔文昇之下藥乃死護李可灼

因護李可灼而併護崔文昇司馬昭之心故不能不
見疑於路人矣後因救李可灼之甚帝崩之後反
頌上賁反稱忠愛以言官抨之而初擬罰俸再擬養
病蓋其轉展愛護真有不可解說者矣黃克纘曰今
市井小人父母偶病庸醫投反病之劑以致隱忍不
告官恐致惡名是矣倘有義憤之僕碎醫之箱焚墜
之背到官聲罪誓與共死者為是乎非乎抑念綢繆
薦引之舊反為之加餽加餽者為是乎非乎既以餽

餽者反繫義憤之僕、謂出語不祥、加名不美、反欲重
治、謝有賢、可乎不可乎、一念姑息、遂欲變天下之
公論、以自護其短、此則方從哲之罪也

移宮

周嘉謨列傳

周嘉謨、湖廣景陵人、隆慶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丁
丑、出守韶州、壬午、遷四川兵備副使、建武兵變、嘉謨
單車往諭、以禍福、叛卒四千餘人、皆俯首聽命、及撫

白草番夷視師邛州灌縣皆饒方畧晉按察使乞歸尋丁艱起補故官值蜀人為中使立東雲橫歛逮繫相屬嘉謨遍檄所司俾一切得抗絕之又庶得奸黠附中貴為虐者五人置之法民賴以安轉左布政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會滇當兵燹後意在與民休息不欲動兵而土酋安民背漢投緬據蠻灣請兵討之斬首二百餘級獲安民立其弟安靖盡諭散其黨而還亡何廷推總督兩廣疏請減滇南額供黃金五千

而不報立為官買法而西夷交趾有越境憂兵餉煩
費嘉謨又酌鹽贖四千餘金給之歲大水請賑濟且
出俸餘為南海番禺高要高明四會諸邑築圩堤捍
災患作法周詳移南戶部卷工部尋改北陞吏部尚
書會神廟賓天鄭貴妃邀封太后嘉謨理論鄭養
性亟請貴妃移宮并辭封太后與九卿科道勲戚諸
臣共集松棚下嘉謨昌言曰汝姑無他意不過欲長
享富貴耳汝聽吾輩言則榮華富貴世世可永保如

不聽吾輩言、則身家性命亦未可知、於是養性大懼、力諫貴妃移住離宮、更不言冊封事矣。九月朔、光宗又宴駕、給事中楊漣語周嘉謨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漣擁出宮、移住慈慶、為是嘉謨然之。以語方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聞監挺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竟欲何為、聞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

15

是宗廟社稷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
須臾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漣語中官曰外事緩急
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所歸王安等踴
躍稱諾嘉謨等遂合疏請選侍移宮御史左光斗上
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
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
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
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

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太
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即先皇貴妃之諭亦在彌留
之際其意可知及今早不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
制之寔武后之禍立見今日誠有不忍言者且殿下
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
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况睿智方開正
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選侍宜仍
守舊職作速移宮殿下仍回乾清則禁禦嚴而名分

定矣。上諭移宮已有旨。冊封事既云尊卑難稱。着禮部再議。給事中恭謙貞抄奏曰。大寶將登。上有百靈呵護。下有群工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加以尊稱。為且聞李氏亦非忠誠愛國者。宮闈之禁秘。雖不妄為猜疑。而揭帖之喧傳。寔繁見處。心叵測。萬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蔓難圖。慎始慮終。顧名存法。事屬可已。抄出寢之。給事中楊漣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謂選侍外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

之寔、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宮、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宮、蓋祖宗之社稷為重、宮闈之恩寵為輕、此臣等之私願也、今登極已定、明日豈有天子復處東宮之理、先帝聖明、獨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為名、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安得不為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以負先帝、況兒輔殿下之託亦在今日、疏

上連復往趣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連曰
天子無復返東宮禮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
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連怒
曰國家大事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聲徹大內
皇長子使人諭連出命司禮監按盜帑諸侍收率進
忠劉遶等選侍移居鸞儀宮御火賈繼春上揭輔臣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天經地義古
今無改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

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其慘黜光景、傳聞紛、職不忍言、惟是通國之人、痛心疾首、長歎隕泣、而傾命輔臣、漠然不肯維持、冥然不與匡救、無論青史貽譏、切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朝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仰對乎 先帝命諸臣

輔 皇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 先帝之於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隙、而但以篤念 皇祖、渙然

水釋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輔 皇上取法而仍作法於涼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夙憾亦婦人女子之常態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款款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委曲調護極力回天今幸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地下而我 皇上亦重芳萬載矣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

安是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
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避宮何故今州
調護何方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正劉進忠法
其餘槩從寬政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
謀疏入上諭內閣曰朕昔冲幼選侍氣馭聖母以
致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
挾朕躬使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宮選侍
又差李進忠劉進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

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

今奉養李氏于鸞儀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

其李進忠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

可傳示遵行方從哲捧讀驚愕具揭封進言皇上

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廷上

再諭發抄南京御史王允成糾從哲曰陛下於移

宮後發聖諭不過是常人表明心跡之意而宰相輒

自封還夫封還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

禮者也。此則何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十
朝。太子。鸞。噦。宮火。上。傳。諭。閣。臣。曰。選。侍。皇。八。妹。俱。無
恙。十。一。月。給。事。中。周。朝。瑞。謂。賈。繼。春。喜。樹。旌。旗。安。坐
題。曰。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六。人。倫。天。理。布。帛。菽
粟。之。言。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也。父子相繼。作。扭。戒
嚴。之。光。景。以。貪。天。功。忠。厚。相。承。忽。開。嗜。殺。之。機。絨。以
傷。元。氣。不。於。此。處。抱。痛。而。乃。過。用。其。慮。乎。朝。瑞。揭。駁
之。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安。社。稷。者。顧。謂。之。非。乎。繼。

春再揭曰主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
選侍以安之耶即當日移宮原是正理豈必立刻驅
逐群閹打搶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
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誰
經莫訴我輩臣子亦有心肝豈其人人輩思異數家
家廢子封妻而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此通國
之人所為興言嗟憤淚下霑衣者也朝瑞又揭謂繼
春操戈於解忿平爭者繼春又揭職非操戈乃止戈

也聖德無損即已普天胥慶為臣子者心同為國有
何不解之忿不平之氣而煩左右袒者之費詞米朝
瑞既知朝有公論則柰何作天理外見解人倫外說
話而藉口 皇上自有真知也刑部尚書黃克纘執
奏鄭穩山劉尚禮姜昇劉遜四人罪名當從末減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成法昨因內犯王永
福擬罪遞減當日移宮朕隨差人護送各有轎乘該
部如何輕聽姜昇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

狀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還遵前旨。各斬。不必漬。
陳克繢執奏如初。因力求罷。上曰。卿委曲周全。欲
朕渾然無跡。朕豈欲以跡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
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逞詞偏執。昨朕傳諭。豈
得已哉。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楊漣疏。移宮始末曰。
前選侍移宮一節。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
今不一昭明。釀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寔話。臣屢
蒙先帝召見。目擊當日情形。敢不詳述一語。以存

定案臣嘗憶先帝憑几之言再肆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選侍患從閒慢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

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

忿懣君臣正相引痛楚時忍於要挾求封萬一事權

到手豈僅名封足稱其意此八月二十九日事也

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急召諸臣諸臣急至而

龍馭已上賓矣此時主君為重臣急於請見一見即

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宮門內使乃有持挺不容入者

臣冒犯愆咎與爭與初一刻入宮事也諸臣哭臨
畢請見皇上於殿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
者三諸臣捧龍軒至入華殿門行高呼叩頭禮已而
大小臣工共祈即日登極上傳諭卜吉而諸臣皇
皇深以本日本即登極為危蓋先帝變出倉卒上
無聖母憑依下無皇后慰藉在旁窺伺誰為可恃此
初一日辰刻事也爾時諸臣議皇上宜歸何宮臣
思前日揀入推出景象大有可慮但云從來冲齡天

子、不宜托之素無恩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托、皇
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可得、如不可托、皇上
亦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不可得、乃聖駕果徑歸
慈慶矣、此初一日巳刻事也、御極卜期初六、至初二
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合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
特疏、蓋皇上一正九五、斷無避居離宮之理、亦無
復遷東宮之理、而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
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疏、恭及事進忠等

總以宮嬪自有定分、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
與不移、假令登極之後、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是
何禮法、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
事也、至本日移宮、臣即語諸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
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渠魁、
無深求蔓引、大抵主上冲齡、宸居未淨、先帝之
付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

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既移之後、忽未蜚語、有捏稱選侍跌踉蹌、欲自裁者、捏稱皇八妹失所、至欲投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訛以傳訛、恐遂成此日不白之案、關係不但在臣、安敢無言、若夫緝拿罪璫、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只在法司得其平耳、於選侍恩禮何與、願有以

此為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
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
結之群邪又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帝寵愛
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是
為愉快耶況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
鸞囀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無恙之旨方知皇
上雖抱痛於孝和皇后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皇
帝之款歡海涵天蓋仁義無盡無以復加已詔曰奏

內登極移宮事情不獨科臣親見文武大小臣工所
共見極公極正極真極切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
釋群疑未幾楊漣上疏乞歸畧曰重簾之秘事未聞
入井之煩言噴起臣不過發明移宮始末使了然在
人耳目而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
之苦心反為夸誦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
首請御天華殿受高呼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
捧皇上左右手者張惟賢劉一燝也臣乃以憤爭

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軫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
昇平、豈可貪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掣肘、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
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
三也、臣引分自思、俯全臣節、惟有決去一着而已、臣
蹇骭黷之人、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里
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于孫、直覺俯仰皆寬、
即不幸先馬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皇考於在

天見先人於地下、臣亦可瞑目安寢矣、臣無病、不敢
以病請、皇上未罪臣、又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陳
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故臣為急流勇退之人而已、
詔許之、熹宗元年、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有肩勸
責、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祇因痛切
先帝、急欲效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天地之高
厚、曲為保全、而小臣之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
揭回話、上命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落職、永錮

不用二年魏忠賢力翻三案遂矯詔封李選侍為康
妃、侯科、臣孫杰誣論嘉謨詔削籍無幾病卒崇禎元
年卹贈與原官加贈少保

石匱書曰諺曰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見爛草索當

神宗晏駕而光宗相繼鼎昇外廷方有美女代釵
紅九代鳩之說鄭氏避宮之後李選侍又踞乾清
取封號而傾命諸臣又親見其換入推出光景人臣
當此能不寒心則力請移宮是防護嗣君之第一着

在選侍自應移宮、在諸臣自應促其移宮、而移宮之
事、與優禮選侍、與薄待選侍、兩不相干也、賈繼春諸
人在事後者、之宮之易移也、若此、選侍之不能為也、
若此、選侍之諸內臣之易於拘執也、若此、斃虎斷蛇、
人見其委靡、餒敗狼狽、可憐、不想其罵霧乘雲、凌牙
礪齒、一旦加以封號、尚敢櫻其逆鱗否耶、賈繼春
輩、以局外閒談、事後平論、乃欲加禮選侍、歸咎移宮、
此言未嘗不是、第拯溺救焚、事在俄頃、尚可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耶。總之緩急經權各有其候。諸臣祇露一面。祇遮一孔。未免見小拘方。若以前後之大勢籠統觀之。則市恩沽譽。尚不可以之責。賈繼春黃克績而奸大喜功。又可以之責。楊漣左光斗哉。

崇禎元年五月。左春坊左諭德倪元璐有請毀三朝要典一疏。可為三案定論。附載傳後。疏曰。奏為公議自存。私書當毀。敬陳膚見。以襄蕩平之治事。臣觀提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

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無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
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
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伏羲之言、爭紅丸
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揖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
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
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群小未
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墳墓、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
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

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人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

即紛紜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闕
覽之權而在後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
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
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
學敏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造宸篇
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
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
抄共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

此駢指供人唾罵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
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主三案
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主三案諸臣
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暉等之
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
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
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忤者莫或能加之也
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

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
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
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
升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嘆。朝聞夕逐矣。
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
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
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
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

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
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
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
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漂、則公正
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 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
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
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
信史、凡闕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

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
腹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
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
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
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